



重庆母城文化故事 ——渝中人文探寻之旅

主办单位：重庆市渝中区文旅委
《重庆晨报》副刊部

重庆渝中区有一条路叫中兴路，它上连较场口，下接南纪门。在中兴路末端，开了一家不起眼的茶馆，有一位叫陈守愚的先生，曾在这里说过评书。

中兴路，倚门听书

20世纪50年代的南纪门，长江边上全是一排排的吊脚楼，与它邻近的厚慈街、马蹄街和坎井街，用今天的眼光看，这些街道只能算作棚户区。这一片区域缺少文化设施，中兴路茶馆自从来了陈先生，让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百姓，休闲时又多了一个去处。

我家住在坎井街，少年时代我喜欢到茶馆听陈先生说书，每天晚上7点钟，他就端坐在茶馆的讲台上，敲响惊堂木。喜欢听书的茶客，有的摇着蒲扇，有的叼着烟枪，三三两两到茶馆就座。茶馆里有六张八仙桌，可容纳48位茶客，天热的时候，头顶上的风扇转动起来，就能稳住茶客们焦躁的情绪。

有天我去听书，茶馆里还有十多个位子空着，茶馆外却站了八九个人。陈先生用眼睛数了一下空位，用微笑替代忧虑。“里面坐，里面有位子，今晚上讲‘林冲雪夜上梁山’，七点一刻准时开书。”

我是长期站在茶馆外听书的人，看到陈先生那期盼的目光，故意低下头不与他对视，毕竟不花钱听书，有侵犯别人劳动成果的嫌疑。茶客到茶馆喝茶，白天的茶钱是五分钱，晚上喝茶听书一角钱，茶馆老板收的钱，陈先生能分到一半。喜欢听书的人都有瘾，人群比较固定，很少有人迟到。马上开讲了，陈先生见来听书的茶客只有七成，比平时少卖了几碗茶，心里虽然急，表情还得放松。

陈先生说书很卖力，能抓着听众的情绪即兴发挥，语言的轻重缓急，声调的抑扬顿挫，总是恰到好处，让茶客们听得如痴如醉。中途压板时，茶馆外面已经站了十多个人，陈先生脸上仍然带着微笑。“你们来听书，是给我捧场，谢谢大家！站着听书累，不如进来坐，我知道大家手头紧，我不收书钱，只给茶钱就行，茶钱都拿不出来的，老板送一玻璃（茶馆把白开水称玻璃）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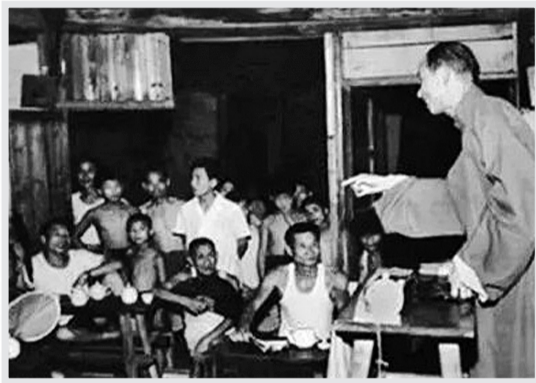
陈先生这一招真灵，有人悄悄离开，有人买茶入座，但依然有人站在原地不动。他发现我表情尴尬，向我招了招手。“小兄弟，喜欢听书是好事情，找个空位子坐下来。”

我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，强烈的自尊心迫使我退到人群后面，看不见陈先生说书时的表情，听书的快感失去一半，我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茶馆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对“囊中羞涩”，有了刻骨铭心的体会。

重庆夏天热，在没有空调的年代，住在坎井街上的人，天黑之前先把门外的空地浇一遍水退凉，晚上铺上凉板，打个光胴胴，就在大门外过夜。我躺在凉板上，望着天上的星星，想着刚才在茶馆发生的事，觉得口袋里有钱真好。

为了正儿八经听评书 我去石板坡拉车挣钱

□郑中天



听众在喝茶听评书

拉边绳，挣钱一角

为了报答陈先生的善意，我必须找钱买个座位，到哪里去找这一角钱呢？找外婆要钱，肯定没门，偷她的钱，被发现了头上要挨捶。这时候远处传来“嘿哟哟嘿……嘿哟哟嘿……”的号子声，那声音刺激着我的神经，我兴奋地从凉板上跳下来，外婆今晚没出来歇凉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

坎井街在中兴路末端，离南纪门很近，每天从朝天门经南纪门到菜园坝运货的板车不下百辆，南纪门到石板坡有一公里上坡，是拉车途中最艰辛的路段。白天天气太热，车夫们都在晚上拉车，板车快拉到南纪门时，车夫一般都要雇两个人拉边绳，这段坡才翻得过去。那时拉边绳都有价位，拉一次两角钱，大人嫌钱少不愿拉。车夫为了省钱，喜欢雇佣半大的儿童拉车，拉一次只给一角钱。

我悄悄来到马路边，那里已经站了好几个儿童，正在等过路的车夫招手。这天晚上过来的板车多，所以没等多久，我就揽到了人生第一笔挣钱的活儿。为了体面地听一回评书，我去尝试拉边绳，第一次拉边绳很卖力，以为收了别人的力钱，就要使出吃奶的力气，好不容易把车拉到石板坡的坡顶，感觉骨头都快散架了。

“嘿哟哟嘿……嘿哟哟嘿……”这听得耳朵长茧的号子声，我以前学哼时，觉得既轻松又好玩，今天晚上我背上边绳，拉着板车再喊号子时，那声音完全是用命拼出来的。车夫给钱的时候，把我和另一个孩子看了又看，似乎嫌我们力气不够大，给钱时脸色很难看。

我手里攥着一角钱回到家中，满身的汗水，内裤都能拧出水来，但我觉得很开心，这毕竟是自己挣的血汗钱。我悄悄进屋，把外婆泡的一壶老荫茶喝得精光，然后打了一盆水，端到大门外洗了个澡，重新躺在凉板上时，才觉得浑身酸痛难耐。在外婆眼皮底下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挣了一角钱，身上的酸痛得忍着。以前外婆有句口头禅，“找钱好比针挑土，用钱犹如水推沙”。我过去对这句话没什么感觉，但这一次，我切实体会到了针挑土的艰辛。

坐茶馆，品茶听书

第二天晚上去听书，早早来到茶馆，选一个靠近讲台的位子，屁股刚坐下，我就把钱朝桌子上一放，学着大人的口吻，“老板，泡碗茶。”

“哟，小兄弟要泡茶，来啰！”茶馆老板满脸堆着笑。没过多久，陈先生也来了，发现了桌子上的盖碗茶。“小兄弟，你能关照我的生意，我心里真高兴。能告诉爷爷吗？这茶钱是谁给你的？”看得出陈先生心中有疑问。

“这钱是我昨晚晚上拉板车挣的。”
“小兄弟，你这钱挣得不容易，今晚上的书，我一定要说精彩！但你明天不能再去拉车，这么大的孩子累坏了腰怎么办？你以后来听书，不用再买茶。”

那一刻我既感动又得意，感动陈先生关怀儿童的善意，得意我人生挣到的第一笔钱，虽然少得可怜，但我用实际行动回报了陈先生。小时候没钱买书，我把茶馆当书房，听陈先生的书，断断续续不下百次。我从他那里知道了《三国演义》中的刘备、曹操、关羽、诸葛亮……从《隋唐演义》中知道了秦琼、程咬金、单雄信、罗成……今天听他说《水浒传》，我又会增加新的知识，这都是他的功劳。

七点一刻，陈先生开始说书，茶馆里空着十几个位子，茶馆外仍然站了十多个听书的人，既想听书，又没钱买茶的人还真不少，这成了中兴路茶馆独有的街景。陈先生从不撵这些人，这和他的名字似乎有关联，“守愚”这两个字有学问，与人为善，大智若愚。时间长了，站着听书的人似乎和陈先生达成默契，有了钱的时候，还是要买碗茶，坐下来听书，就像我今天的样子。

书台上陈先生正说“杨志卖刀”，英雄也有被钱憋得要死的时候，我对杨志的遭遇深有同感。站着听书的人群中，有一个我认识的邻居，朝我投来羡慕的目光，那一刻我万分得意，跷起二郎腿，眯起眼睛喝了一口茶。这时只听得台上的惊堂木一响，“杨志手中的宝刀，已经刺进了牛二的胸膛。”拉板车挣钱听一回书，让我体会到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，心情是多么的爽快啊！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)



中兴路茶馆对面的巷子



中兴路中段转弯处 图片选自网络

重庆母城文化故事——渝中人文探寻之旅大型征文活动启事

重庆母城渝中，历史源远流长，人文积淀厚重，巴渝文化、革命文化、抗战文化、统战文化……在人们记忆中印刻成独特的文化符号。为探寻渝中灿烂人文历史，大力挖掘、传承、弘扬母城诚信文化，让更多人感受母城历史的厚度，《重庆晨报》副刊部联合重庆市渝中区文旅委，共同推出“重庆母城文化故事——渝中人文探寻之旅”大型征文活动。

征文作品力求突出母城诚信文化内涵，挖掘更多历史故事，呈现更多文化元素，讲好渝中故事，传承文化价值。作品以母城渝中的人文、历史、地理、典故为创作目标，强调纪实性，要求史料扎实、考证准确、故事引人入胜。

征文以发现和传承诚信文化为主题，面向社会公开征稿。稿件字数1000~4000字，配图作品优先采用。来稿请注明真实姓名、单位或协会、地址、电话、身份证号码、开户银行及账号等。一经选用，即付薄酬。

征文活动时间：2024年1月至2024年6月。活动结束后，将评出优秀作品并颁发奖金和证书。征文作品将集辑成册，版权归活动组织方所有。

投稿邮箱：cqcb2023@sina.com cqcbgsh@126.com
重庆市渝中区文旅委
《重庆晨报》副刊部

